

開一間書店，實驗我對於書的想像

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| 張正

那時，我離開《四方報》，多了很多時間可以讀書。雖然家中已經有很多買了沒看的書，但仍三不五時跑圖書館、跑書店，對那種又滿足又驚慌上了癮似的。

滿足的是，東翻翻、西翻翻，好多很好看的書呀！

驚慌的是，這麼多書，怎麼看得完？

在書店時尤其驚慌。因為繞了一圈，手上捧著一疊想買的書，荷包很驚慌。

其實，我何必買書呢！走出家門步行一分鐘，就是一間新書頗多的社區圖書館，一次可以借二十本，我總是挑挑揀揀借滿二十本。但常常二十本書放在客廳角落，直到借閱期限快到了，大部分翻都來不及翻。

* 放著圖書館不去，偏偏要去書店花錢買書的理由：佔有慾

有一回去當時剛落成的高雄市立圖書館。簇新的八層大樓，裝潢新穎，容納了一輩子都看不完的書，以及川流不息不斷拍照打卡的遊客。然而就在對馬路，卻有一間茉莉二手書店，而且客人不少。

我想不通。

明明有一間書籍更多、而且把書帶走不用花錢的大型圖書館，偏偏還是有人要到馬路另一邊的二手書店買書。不僅要花錢，而且書店的裝潢沒比較好、書也肯定比較少。

為什麼呢？而我自己也是。

你也是嗎？

想來想去，可能是「佔有慾」作祟吧！

畢竟，圖書館的書，是有歸還期限的（請記得拿來還喲不然要罰錢喲！），是不能在書頁上畫線畫圖寫筆記的（請放下你的筆請忍住你的意見喲！），是弄髒弄壞弄掉要賠的（請小心翻頁請不要邊吃零食邊看書喲！）。總之，彷彿有位細心盡責的圖書館員隨時在耳邊輕聲叮嚀：「嘿，這本書不是你的。」

但是，唉喲，我就是想紮紮實實地「佔有」這本書呀！想要有空再看想要有借無還，想要一邊吃垃圾食物一邊翻，還想要用不同顏色的筆邊看書邊畫線邊挑錯別字邊寫心得眉批吶！

不得已，為了滿足佔有慾，為了實踐理想中的美好閱讀體驗，只得忍痛掏錢，把書買下。幸好還有二手書店，減輕荷包的受損程度。

* 書市惡狀之心理分析：貪小便宜與處女情節

除了在圖書館與書店之間悟出「佔有慾」的道理之外，我還對兩個書市現況耿耿於懷。

一是折扣。

長久以來，臺灣的新書一上架馬上「按規矩」打 79 折，精心設計的封面被貼上醜醜的折扣標籤。不過出版社也不是笨蛋，既然新書上架就要打折，而且實際所得還比 79 折更低，那不如先將定價拉高。於是一來一往，成了無聊的數學習題，大家一起浪費時間浪費力氣。

其實我更在意的是，這些折扣會破壞讀者的專注，會拉低書店的格調，會耗損在這個數位時代、還有人願意買紙本書看紙本書的古典美好：我（讀者）原本只是單純地想來找一本好書，你（書店）幹嘛一再東提醒西提醒買這本有打折買這本送手帳買那本送咖啡？你有想過書的感受嗎？而我被你這麼一瞎攪和，心中貪小便宜的慾望被撩撥，也渾渾噩噩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來找好書，還是找便宜的。

冷靜，冷靜。

這本書如果真的有幫助，我絕不應該在乎那兩成三成的折扣。而如果這是一本爛書，就算免費送我，我也不應該拿回家佔位子。貪小便宜難保沒有報應呀！

第二個質疑，是二手書的價格與價值。

新書一本一本賣，二手書一捆一捆賣。為什麼？

二手書又不是二手車，就算別人看過，也不會掉字少頁，何況很多二手書維持得跟新的一樣，怎會淪落至此？你有想過二手書的感受嗎？

我找不到好的理由，唯一能解釋的，是處女情節：對，我就是第一手的！

然而，書本的價值，不應該是新舊，而是書頁承載的內容。何況，要是這本二手書先前的讀者，曾經在書本的空白處寫下他的啟發、他的心得、甚至因為書中的情節落了幾滴眼淚弄皺了紙張，等於豐富了這本書的歷史，替這本書增添了價值。這些價值要是能如實反映在價格上，這本二手書不但不應該降價，還應該漲價呢！

並不是說我多高尚。假設兩本一樣的書放在我眼前，我當然挑新的。

我也不是頭撞到牆人變傻。假設兩本一樣的書、價錢不一樣，我當然挑便宜的。萬一阮囊羞澀，也要厚臉皮殺價一番。

我的意思是，貪小便宜和處女情節，在書籍買賣流通這個領域，不應該被鼓勵。反過來說，應該以制度將其減緩。

至於讀者對於書本的佔有慾……嗯，我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。

* 當我自己開書店：「三不一堅持」與「有尊嚴的二手書」

因為考量了「佔有慾」、「貪小便宜」、「處女情節」，所以當我自己決定要開書店時，研擬了一套沒聽過、可能全世界絕無僅有、說不定可以問鼎諾貝爾獎的書籍流通方式：三不一堅持。

第一「不」：不同於書店，這裡的書只借不賣。

第二「不」：不同於圖書館，這裡借期無限。

第三「不」：不同於租書店，這裡全額退還押金。

一個「堅持」則是：為了讓讀者擁有完整閱讀體驗，也為了讓前後讀者透過書籍交流，我們堅持，讀者有權在書頁上畫線畫圖做記號寫眉批。

「三不一堅持」還必須搭配著「有尊嚴的二手書」定價策略。亦即，不論新書舊書，一律原價借還。

根據「三不一堅持」與「有尊嚴的二手書」的規則：如果你想佔有這些書，儘管佔有去吧，不還也沒關係，反正你已經原價付款了。如果你要還書，我們就全額現金退費，還謝謝你在書本上留下筆跡、投注了精神。如果你在來書店之前，就只想著有沒有折扣、有沒有全新的書，那你應該不需要跑這一趟，直接上網即可。網路書店的書又新又便宜，而我這裡的新書和二手書的價格相同（就是印在書上面的原價），沒有折扣。

說到底，我們根本沒把網路書店放在眼裡。因為我們在價格上完全不是對手，哈。

看到這裡，大家馬上會問：那你們怎麼活呀？

我倒覺得應該反過來問：就算賣書，能活嗎？

雖然沒有嚴謹地大規模調查各家書店怎麼活，不過根據常識判斷，在網路才是主流的現在，除非你賣的是教科書考試書之類的特殊種類，否則賣書不能活。所以獨立書店兼賣咖啡、文創，傳統的書局則是賣文具、雜貨，至於大型連鎖書店，什麼都賣。

簡單說，賣書無法支撐人力水電房租。既然賣書不能活，又何必堅持要賣書？如果哪一位書店老闆是以賺大錢作為開書店的目標，一定是在演穿越劇。

當然，為了支撐書店營運，也不能完全沒有營收。不過說真的，開書店之初，我還沒想到該怎麼活下去，但我知道人潮就是錢潮。藉由「三不一堅持」與「有尊嚴的二手書」這樣創新的規則，也許能吸引到一批志同道合或者因好奇而來的客人，有了人，總能搞出些名堂吧。

而且，我們恰好是非常政治正確的「東南亞主題」書店呀！

* 圖書館和書店裡不存在的分類：東南亞

不得不說說「東南亞」。我們名叫「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」。為什麼是「東南亞」？得再次回溯那段我是無業遊民到處跑書店圖書館的日子。

因為職業病，因為舊情綿綿，我在離開《四方報》這份臺灣最大東南亞報紙集團之後，仍很關注東南亞議題，這也成了我到各地圖書館或書店的間諜任務：看看有沒有「東南亞」這個分類。

沒有、沒有，都沒有！

我知道唯有這個分類的，是嘉義的洪雅書店。而且，我親眼見證了東南亞書櫃的成立。

那天去洪雅書店演講，我反覆強調臺灣對東南亞的認識太匱乏，提到全臺灣沒有一個將「東

南亞」單獨分類的書店或圖書館，而且，竟然連號稱「南臺灣最活跳的社運書店」的洪雅都沒有，我盯著洪雅老闆余國信吹鬍子瞪眼。

沒想到，余國信聽進了批評，立刻在我演講的同時，劍及履及清出一個書櫃，把店裡的東南亞相關書籍放進去，還寫了個小牌子「東南亞」。算他厲害。

是呀，這不是很怪嗎？臺灣和東南亞這麼近，臺灣有這麼多東南亞人，臺灣各式各樣各種議題的獨立書店如雨後春筍般冒出，怎麼沒有一間以東南亞為主題的書店呢？余國信說，你啦你啦你最適合來開了，有一間實體書店真的不一樣，可以搞很多社會運動。

認識余國信的人都知道他瘋瘋癲癲的，他自己開書店開得苦哈哈，值班人員的薪水有一搭沒一搭，我可不想重蹈覆轍。

又過了一陣子，我和妻子雲章在林義雄絕食的現場外，遇到資深獨立書店小小書房的強悍老闆沙貓。人家林義雄在裡面絕食，沙貓卻在外頭說服我開書店：沒錯，臺灣應該認識東南亞，臺灣需要一間東南亞書店，你曾經是《四方報》總編輯，你最適合了。

就這樣，自己挖坑自己跳，加上余國信和沙貓影響了我的腦波，於是有了「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」。

等等，還沒。「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」的成立，還必須搭配「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」這個計畫，以及當時剛剛成立的「友善書業合作社」。

* 帶書運動及友善書業合作社

我的確很希望在臺灣的東南亞朋友有書可看，也認為臺灣應該有一間東南亞主題書店，但是當我認真評估一間書店需要陳列多少書籍的時候，才發現我薄薄的存摺實在太薄。更難的是，從東南亞進口書籍手續繁雜，充滿不確定性，而且就算真的買進來了，內含高昂運輸費用的書，也肯定賣不出去。

就是在這樣的困窘中，「三不一堅持」這個只借不賣的書籍流通方式，以及眾志成城的「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」運動，同時出爐。

既然書不是用賣的，就有了動員眾人善意的正當性。我在天下雜誌子網站「獨立評論@天下」寫了一篇文章，呼籲在臺灣和東南亞之間來來往往的朋友成為「帶書人」，一人帶一本「自己看不懂的書」回臺灣，由燦爛時光當作中繼站，將家鄉來的書，轉交給真正看得懂得數十萬東南亞移民移工。

在各地書店的支持下（各地書店是帶書人與燦爛時光的「中繼站」），帶書運動得到廣大迴響，時至今日，仍不斷有朋友從東南亞一本一本帶來珍貴的家鄉讀物。而為了讓東南亞朋友就近借書，我們又在全臺各地徵求「東南亞書店／書櫃聯盟」，把這些「善書」再散到各地。2016年起，也在每個星期天帶一皮箱的書去臺北車站大廳，把書直接攤在移民工的眼前。

當然，我作為中文人，還是希望書店裡有我自己看得懂的書，也希望「燦爛時光」能讓以

東南亞為主題的中文書籍共聚一堂。就這麼巧，「友善書業合作社」在 2014 年底成立，專門服務進書量不多的獨立書店，恰好滿足了需求。

於是，天時地利人和，一群有情有義有才有智的志工幫忙搬書搬桌椅刷油漆，「燦爛時光」真的在 2015 年四月的潑水節成立。

* 書是我的靠山

文章要結束了，我得趕緊告訴大家燦爛時光活下來的秘訣。

根據不怎麼嚴謹的統計，在眾多熱血青年與師長前輩的鼎力相助下，2015 年，我們開了 32 個語言班，辦了包括講座、音樂會、電影欣賞等等 154 場活動。2016 年，開了 36 個語言班，其他裡裡外外的活動則是 355 場。這些都是收費的，成為我們的經濟支柱。

而來參與的朋友，絕大多數也都願意繳費。至於不願意或者不方便繳費的人，燦爛時光設計了「換工」的制度，例如只要承諾聽完一場演講，在隔日交出五百字心得，即可免費入場。

也因為有燦爛時光這個在臺灣的東南亞文化基地，我們持續舉辦移民工文學獎，承接大大小小各種東南亞相關的案子，申請各式各樣的補助，多多少少有點收入。偶爾也有好心人直接捐款，給予實質肯定。

燦爛時光當然不賺錢，所以，我和妻子雲章目前都有另一份全職工作養活自己。但也很意外，除了母親、朋友、雲章和我最初投資的六十萬之外，「燦爛時光」至今（2017 年）已經活了超過兩年，我們並沒有再投入資金，房租水電沒有欠繳，同仁也都有拿到雖然不高但是穩定的薪水。

我還是如同書店剛剛開張時一樣相信，書店不只是書店，書店是文化基地，把人兜攏，自然有事可做。或者說，只要陳列了書，該空間就與「書」這種承載情感、經驗、知識、智慧的「形式」接軌，與過往千百年曾經看書的人攀上了關係，有了靠山，底氣十足。

之後，書店這個有書作為靠山的空間，成為諸多想像賴以生根的土壤。要讓世界更美好，於焉可能。